

qingkuang

青春

狂

唐生·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轻

狂

唐生生·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轻狂/唐生生著.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3.12

ISBN 7-5057-1945-9

I. 轻… II. 唐…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7312 号

书名	轻狂
作者	唐生生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鑫正大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5 印张 119000 字
版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书号	ISBN 7-5057-1945-9/I·502
定价	20.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64668676

序

序总要放在书的最前面，却通常都是最后才来写的。

可以称得上好书的，大概有三种类型：麻醉剂、镇静剂、兴奋剂。绝大部分书是不必买回去读的，不是因为“书非借不能读”，而是因为即使强扭下“借”的因缘也未必能有“阅”的名分。印刷技术和出版业发展到数字时代，文化垃圾和文化本身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很多制造各种形式的文字组合的人，都如我一样行乞于文化中，翻拣别人丢弃的废品旧物，拼凑成一个自己的生活环境，还时不时请来相识或不识相的朋友参观一番，同样也不能避免盗贼的威胁。环境总是复杂的，因此本书更像是一个拼盘，无论冷拼热拼或者夹生，总之就是扯过一个你，拉上一个他，再加上一个我的产物，一种轻狂的产物。

对于轻狂的作者来说，好的读者也分别属于麻醉剂、镇静剂、兴奋剂这三个类型。挑剔的读者努力区分着作者，正如挑剔的作者尽量区分着读者。只是被读者分到区外的作者总不肯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这些读者，即使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和作者一样轻狂。

目 录

小说初创	(1)
火与风	(3)
上部 阴	(3)
下部 阳	(45)
文影初编	(91)
刺客五人	(93)
电影与王国维的“三境”境界	(115)
一个“缩”了八百年的训诂错误	(122)
电影“翻译”的“错觉”	(138)
诗的“蒙太奇”和库里肖夫的“愚蠢”	(146)
王国维的“境界”	(152)
钱钟书、马克思和写真集	(160)
唐伯虎的小聪明	(165)
史书剧作	(169)
“斗鸡”和“下蛋”	(174)
搞不懂的《焚书坑》	(178)
动画是电影吗	(181)
“三国”里的一块烤肉	(187)
刘备求生和庄子要命	(190)
生诗记	(192)
跋	(202)



小说 初 创

水 火 风

上部 阴

夜，无风的黑夜。

“啪”，一个打火机冒出……哦，Sorry，这次没打着。

“啪”……“啪啪”……“啪啪啪”……

终于着了！

火苗慢慢地移动，寻找着那个即将去燃烧的目标。

在红光的映衬下，是一张年轻却沧桑的面皮，有一半被半长的黑发遮住。火苗照亮了那双透着人类应有的本能和特质的眼睛，那是一种不经意就显现出玩世不恭和敏锐洞见的目光，一个职业摄影师的目光。

丁剑叼着烟，就这么在黑暗里静静地席地而坐。他并不介意黑暗。我想大凡在暗房里待久了的人，都

不会介意这种久违的黑暗，至少我并不介意。每次冲洗放大照片的时候，我都愿意在里边待上七八个小时，甚至从不想胃的反抗，也就不需要去镇压这反抗。不管是黑暗，还是亮着红色的安全灯，总之，在这样的地方时间过得比平时快上三倍有余。你像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走出来时，发现外边的一切都很陌生。

酒吧里人声嘈杂。随便竖起耳朵，你就能听到一个关于民间生理学的词汇，有时是英文的，事实上，我只能听懂它和自己的母语。

“不行，不行，你说，该你说了，光喝几口酒那算什么啊。”一个痞痞的男声。

许彤彤不喜欢钟志强说话的这种味道，觉得自己在她面前都快变成坐台小姐了。不过，味道归味道，她也并非不喜欢钟志强。有时候，在潜意识里，她甚至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动物。不过此时，她得赶快脱身。

“我……我的笑话都不黄……”这倒是她的真心话，因为颜色太重的她即使听了也烂到肚子里了，讲是讲不出来的。好比人吃了东西，正常的程序就是从一名曰什么门的地方排泄出去，自然脱胎换骨，与先前不同。所以，她善于改编。原本精彩的，转而为平淡无奇；原本无奇的，则索然无味了。

“啪”，一盏床头的台灯被拧开。

原来这是一间卧室。

它简单而不单调，复杂而不杂乱。墙上是 Bill Brant 用他那架老式古董相机拍摄的“眼睛”系列。各种眼睛，人的，名人的，动物的。黑白影像的魅力就在于天生的超现实性。这简直同它的局限一样的伟大。

色彩世界中，我喜欢 Richard Avedon 和 Irving Penn 的时装摄影作品。基于这个理由，这间卧室当然要挂上此二位的作品了。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艺术是不该无视商业诚意的邀请的。

丁剑喝了一口小瓶装啤酒。扭头看看自己身旁的武器：Leica R6.2 全机械相机。这是 Leica 生产的最后一款单镜头反光式机械相机。丁剑从一个死了丈夫的寡妇手里买来的，她的丈夫是个战地摄影记者。虽然旧了些，可仍然是一件可靠的器材。精准细致，坚固可靠，这就是为什么 N 手（对于此相机来说，的确如此）相机里德国货总凌驾于小日本的东西之上的原因。据说，曾有 Leica 相机不慎坠入万丈深渊，后为其主人寻回，仍可拍照。Leica 之名自此日重。哎，这哥们儿也挺穷的。

丁剑端起相机。

钟志强送许彤彤出了酒吧的门。一来他们从出现第二性征以前就是好朋友；二来他可以借道别的时候用厚实的手掌丈量一下彤彤胖了没有。因为他觉得许彤彤自

打领取了结婚证以后就有变气球的危险，虽然这些不过是潜在那种。

钟志强：“这活儿其实也不见得适合他。我看不成就来公司跟我混吧，反正都是挣钱，哪儿不是挣啊。我那还能多照顾照顾他呢。咱们都哪跟哪啊，是吧。”

彤彤心里颇有些无奈。其实她爱丁剑那种不羁的性格，不过结婚和生活毕竟不同，而以彤彤目前的智商和领悟力来说，她尚分不太清楚。人有时候不是做不到，而是不想去做。

彤彤：“他……他要是想的话，也就不用到现在了。这次多亏你帮忙。哎，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人？”

钟志强：“我也是刚认识，要不是上次你那么说了一句，我还想不起来了呢。人不错，实在，你放心吧。”

“哗啦”，丁剑卷上快门。

街上人不是太少，因为现在并不很晚。钟志强硬要帮彤彤打辆车回去，彤彤婉拒了。她不愿意看钟志强甩给司机五十块钱时的样子。

“喀嚓”，丁剑按下快门。

彤彤走在回家的路上，她的影子长了又短，短了又长，就好像科幻片里一个人在不断变化着。

丁剑把烟头对准了啤酒瓶口，手指一张，烟头落入

残酒中，发出“嗤”的响声。这是火和水交融时的最后咏叹。他翻身起来，小心地把相机搁在床头。然后踱着懒散的步伐，穿过黑暗的客厅，走进一半已被改装成暗房的卫生间。“啪”，打亮红灯。“砰”，关上的门把客厅又送进黑暗里。

无风的黑暗。

钥匙开门的声音是彤彤所特有的，大概她抖开钥匙时的动作真就像她本人一样与众不同。因此可以概括为漂亮这两个字。

显影液里渐渐映出一个形象。就是这个现在正在开门的女人的形象。

“砰”的一声，卫生间的门被一掌推开。强烈的光从客厅发出，直扑向照片。丁剑本能地喊出声来：“哎，干什么！我的东西！”

又是关门的一声。卫生间重又回到了红色的时代。丁剑从透明的液体里捞出那张照片。现在看起来，照片的内容已经改变为黑夜里的非洲摩登女性了。丁剑一把团起照片，随手扔进浴缸里。

卧室里是柔和的光线，本来卧室里就该是这种光

线。国情不同，In China 似乎不太利于计划生育。

丁剑就这么靠在门边上，看彤彤玩着他的打火机。彤彤喜欢玩打火机，这是她小时候总尿炕的原因。她跟丁剑说过，要送他一个漂亮的货真价实的 Zippo。丁剑只一句话就了解了她这种欲望：“现在谁还用 Zippo，多俗啊。”

彤彤把火苗调到最大，这样做的目的是获得一种最大限度的愉悦。她看看丁剑。他没什么表情，就这么看着她。彤彤被看得有点发毛。女人就是这样，希望你不要不看她，不要无视他，可也怕你总盯着她，像是在寻找瑕疵一样。

“看什么看？”彤彤现在早不生气了，她调皮地抓过丁剑留在床头烟灰缸上的半截廉价烟，叼在嘴上，“啾啾”吸了两口就“呵呵”地咳起来。真没面子，谁让自己从不抽这种廉价烟呢。她斜着眼睛看看门口冲着她乐的丁剑，就算认输了吧。

胜利者总要对自己取得的战绩百般炫耀，姑且当做确认了。

丁剑：“你什么时候改口了？抽我的烟不跌份啊？”

彤彤冲她挤挤眼儿，这是分散一下他的注意力，伸手把打火机搁回床头，转身一刹那，“嗖”，那半截熊熊燃烧的烟头向丁剑迎面飞来。

丁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像侠客一样，扬手接镖，猛

然发现是毒镖，接不得，可是那是前天才新买的地毯，犹豫之中烟头已经降落在手里。烫得他龇牙咧嘴还不好就把它扔掉，不停地在两手间倒着。

丁剑嬉皮笑脸地掐着烟头走到床边，手撑着床，身体横跨过彤彤，把烟头在烟灰缸里拧灭。然后就势倒在一边。

冷不丁他冲身边的许彤彤一扑，彤彤早有所防备，一翻身，躲过了。

彤彤：“干吗。烦你啊……”

丁剑：“我可不烦你啊。”

彤彤：“甭跟我贫，哎，说点正经事。”

丁剑：“什么？”

“你明天去不去啊？想好了没有？”口气忽然又正词严了起来。

丁剑心想，真扫兴，现在这时候提这件事干什么，简直对不起柔和的灯光。他没办法就随口一句：“去吧。”

“什么，别去八呀。又不是人家求你。我跟你说明啊，大钟好不容易才联系到的，刚才我回来的时候他还问你呢，你要不去人家面子搁哪儿啊，说都说了。”

丁剑顶烦的就是她搬这个搬那个，一会儿面子一会儿里子的，随即没好气地顶她：“又不是我要去的。”

彤彤一听这话，有点火上来了：“哎，你这是什么

话啊，是我求着你去的？”不过她心下一想，可不是么，就是自己好说歹说求着他去的。毕竟两个人结婚不能算是冲动，那时候丁剑还没有丢了时装摄影师的活儿呢，可现在。所以想到这里她就换了副笑脸，凑到丁剑旁边说：“哦，是是，是我求着你去的，人家不也是为了你好么。好吧？就当为了我去，行不？”

女人的温存就是武器。丁剑心想，瞧你这话说的，为了你我也不去，不过这话听起来总比前边的什么面子要悦耳些了。毕竟自己现在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大丈夫能屈能伸，不跟人民的币过不去。

“嗯，我去，我本来也没不想去。”软既然是服了，不如再前进一步，换个大大的人情。

彤彤自然又高兴了。

两个人都沉默了一会儿，彤彤蹦出一句：“我知道，你能成功的。”

又是一阵沉默。

柔和的灯光消失。

沉默后的爆发……

清晨冷冷的阳光撒在城市的街道上，人流，人流。

陌生的人，都是陌生的人，一个一个地同丁剑擦肩而过，偶尔有人的肩膀和他相碰。慢慢地丁剑有了一个发现，他向与所有人相反的方向走着。这并没有令他感到不快，相反，倒有一种莫名的愉悦。有的人就是这

样，当他们感到与众不同的时候，无论是被肯定或是否定，总之，他们是愉悦的。

城市的建筑，即使最优秀的那些，也是冰冷的。它们默然而立，在这些无言的宏伟中，也许涌动着一团团热血，有把你在瞬间撕成碎片的欲望。如果他们不能令你感动，他们就需要感动自己。

丁剑在一座写字楼前驻足。这个时候他发现自己更加能理解原始部落的某些仪式。此时，他自己也在祭奠着什么，企求着什么，只是高傲和自负很快就将这突然闪现的念头埋没了。

这是某报社的编辑部，我可以肯定不是什么大报社。要描述一下它的特征只需要几个基本的词。所有都是半开放的隔间，惟一体现的就是拥挤和混乱。所有的人都在忙碌着，只是你永远都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忙些什么。工作人员也就十来个，男女老，没有少。没人注意到一个长发青年的出现。看这情形，即便是丁剑大喝一声“不许动，打劫”，得到的回应也只是三秒钟的一瞥，然后大家接着各干各的事。

最近门口处坐着一个美貌小女子，碰到这种情况就比较好了，起码比跟大爷大妈打交道更让人自然一些，哪怕被白眼相向也不会太过不快，不管怎么说你也是被

美女白了一眼吧，阿 Q。

丁剑：“请问，余主编在么？”语气之怪异，令丁剑自己听来也颇为吃惊，差点就泛出带着酸水的柔情了。

美女应该是听见问话了，因为她的确抬起手臂冲着宇宙空间中的某个坐标点处一指。这是有力的一指，准确而迅速。事后，丁剑回忆起这段情形的时候还跟我讲，说他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当年皇帝战蚩尤时造的那台指南车上的小人的那个臂膀；并且，的确属精确制导类型，不差分毫。

丁剑你大胆地往前走。

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被几个记者编辑围着。从他们嘴唇的运动频率推测，似乎是在开会并激烈地争论着什么。

近了，听见了。

四十多岁的男人攥着电话把，听不到声音的话，还以为谁要抢这个玩意儿呢。人总是会在危急时刻搞出点防御的态势来。

“我现在没这笔钱，你只能自己想辙。”余主编没好气地说。

“我们选题很好，人家也愿意配合……”语气之中仍满是希望。

“但是我就这么多预算，都支给你别人还做不做了。”对嘛，你搞个人英雄主义是不可以的，毕竟你不